

禅道

CHANHUA 癸巳 2 主编 / 侯素平

中国书画出版社



CHANHUA 2 主编：侯永平

译·画

癸巳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禅·画. 癸巳 2/ 侯素平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3.11
ISBN 978-7-104-04122-1

I . 禅… II . ①侯… III . ①中国画—绘画评论—中国—现代 IV . ①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4832 号

学术顾问 李世南 妙 侠 陈传席
主 编 侯素平
学术编委 李志军 王白桥 邱成君
大 乐 明 空 叶康宁
特约编辑 李燕歌 香 严 演 森
美术设计 书 羽 弘 明
封面题字 李世南

禅·画 癸巳 2

责任编辑: 丁小倩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樊国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 编: 100097

印 刷: 北京兴裕时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16

印 张: 7

字 数: 150 千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4122-1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CHANHUA 2 主编 / 侯素平

字·画

癸巳

中国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禅·画. 癸巳 2/ 侯素平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3.11
ISBN 978-7-104-04122-1

I. 禅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中国画—绘画评论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4832 号

学术顾问	李世南	妙 侠	陈传席
主 编	侯素平		
学术编委	李志军	王白桥	邱成君
	大 乐	明 空	叶康宁
特约编辑	李燕歌	香 严	演 森
美术设计	书 羽	弘 明	
封面题字	李世南		

禅·画 癸巳 2

责任编辑: 丁小倩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樊国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 编: 100097

印 刷: 北京兴裕时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16

印 张: 7

字 数: 150 千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4122-1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禅学艺境	论八大山人的“鸟道”观 / 朱良志 /004
画道玄微	幻庐辑禅宗诠艺录 / 侯素平 /016
	我画画是为了自己高兴 / (文) 中野孝次 (译) 邵宇达 /026
	元气淋漓 天真烂漫——读富冈铁斋的绘画 / 李可染 /032
笔墨印禅	李世南——双柿草堂寄兴 /042
	关于艺术、人生的一些思考 / 吴振立 /054
自性任运	太虚片云——邱成君作品 /062
	素心寄画之二——侯素平 /068
	刘灵义山水一夕谈 / 付京生 /070
	我想画出什么样的人物流 / 大乐 /078
	赵晓雷作品 /080
云水禅心	远离兴奋 / (文) 铃木俊隆 (译) 梁永安 /064
	寂寂空山一布衣 / 姜澄清 /083
	启功夫妇：除却巫山不是云 / 佚名 /090
	买书钱不够，那就捐了吧 / (文) 中野孝次 (译) 邵宇达 /092
	袋里有米，炉边有柴，还要什么 / (文) 中野孝次 (译) 邵宇达 /098
	达摩禅：理人与行人 / 净慧 / 108

论八大山人的“鸟道”观

文 / 朱良志

八大山人(简称八大)晚年绘画还有另外一副面目,就是缥缈无痕,一切都似有非有,鸟将落未落,枝似存非存,山在依稀迷离中,水在茫然无着处。这有点像倪云林。倪家山水,总是疏林特立,淡水平和,遥岑远岫,淡岚轻施,一切似乎都在不经意中。他用淡墨中锋,轻轻地敷过,飘忽而潇洒,既不凝滞,又不飞动,笔势疏松而灵秀,他的皴法苔点,控笔而行,划过纸素,似落非落,如鸟迹点高空。八大比之云林,更有过之,瘦硬的疏林,兀然的空亭,在云林还隐然在目,而到了八大这里,更是缥缈无着,一只远方飞来的鸟似落非落于似有若无的枯枝之上,就是八大绘画给我的强烈印象。

八大晚年的艺术有雁过无痕的美。八大晚年的画不仅在说世界的“幻相”,还在写世界的“空相”。“幻相”在他的绘画中留下的是荒诞,而“空相”在他的绘画中留下的是无痕,这是八大绘画的至微至妙之处,也是八大艺术最打动人的地方之一。

八大这一特殊的表现手法,与曹洞宗的“鸟道”学说有密切关系。以下便由鸟道论的讨论开始。

一、鸟道说的来源

曹洞始祖洞山良价曾提出“鸟道”论,这也是曹洞立宗的重要学说。良价将自己的学说概括为三点,即:“展手而学,鸟道而学,玄路而学。”展手而学,如人张开两手,空空如也,表现的是南禅道不在学、佛不在修的思想。玄路而学,重在以体证自性为本,曹洞宗说其门风“其位玄玄”,意即道不在外,而在心悟。“鸟道而学”,强调的则是空观,如鸟之行空,去留无迹,孤鸿灭没,无影无形。良价取鸟道为喻,即重鸟迹点高空、雁过不留痕的特点。

鸟道,即鸟行之道。在禅宗中,它常被作为虚空的代语。如北宋善卿《祖庭事苑》卷四所说:“鸟道,犹虚空也。”鸟在佛经中有丰富的寓意,传说释迦牟尼由鸟变成。印度大乘佛学尝以鸟迹来比况性空,北本《涅槃经》卷二说:“譬如鸟迹,空中现者,无有是处。”《维摩经·观众生品》载,维摩为众生说法,法如水上泡,如芭蕉坚,如电久住,也“如空中鸟迹”,尽为空相。

良价在《玄中铭》中阐述了以鸟道为空观的思想。其序言说:“寄鸟道而寥空,



书画册六 / 30cm x 25cm 纸本墨笔 1699年 上海博物馆藏

以玄路而该括。”以鸟道释空道。《玄中铭》谓：“夜明帘外，古镜徒耀。空王殿中，千光那照。激源湛水，尚棹孤舟。古佛道场，犹乘车子。无影树下，永劫清凉。触目荒林，论年放旷。举足下足，鸟道无殊。”禅门是一空王殿，空王殿中的禅子不能离空而言道观色。禅子就是一只鸟，举足下足，不沾一点，缥缈无着。《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》又载良价语：

问：“承和尚有言，教人行鸟道，未审如何是鸟道？”
师曰：“不逢一人。”僧曰：“如何是行？”师曰：“足下无丝去。”云：“只如行鸟道，莫便是本来面目否？”师曰：“阇黎因甚颠倒？”云：“甚么处是学人颠倒？”师曰：“若不颠倒，因甚么却认奴作郎？”云：“如何是本来面目？”师曰：“不行鸟道。”

行鸟道，不逢一人，是说没有影迹。足下无丝，是说无所羁绊。关键在于一心不生，一念不起，洒洒落落，透透脱脱。一念不生，于是一切过去相、现在相、未来相的分别都除去，不有不无，不大不小，不青不黄，不新不旧，一切法犹如虚空而无影迹。在这段对话的第二个段落中，僧人问是否行鸟道，就是得本来面目，良价又以不行鸟道作答。意思是，不能执著于鸟道，执著于鸟道，就是执著于空，禅宗是不有不无的，禅家说即心即佛，又说非心非佛。洞宗的鸟道，也是“为止小儿啼”的黄叶，不可执著。

八大是曹洞宗人，置身佛门有近四十年的历史，即使晚年离开佛门，思想仍在禅道之间。行鸟道，作为曹洞宗的立宗理论，对八大深有影响。八大花鸟画的独特表现形式，其造型特点、境界追求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洞宗“行鸟道”思想的影响。

八大在题《双雀图》的诗中说：

西洲春薄醉，南内花已晚。傍着独琴声，谁为挽歌版。

横施尔亦便，炎凉何可无。开馆天台山，山鸟为门徒。

前两句写暮春季节，乃落花飘零之时。独琴声即独立无待之声。傍着独琴声，即此心汇入世界的节奏中。谁为挽歌版：挽，拿着。歌版，古代歌者歌唱，常执铁板拍打以伴唱。“谁为挽歌版”意为，哪里需要人拿着歌版来伴唱。横施尔亦便：施，禅宗用为施舍之意。横施，即纵横施舍，毫无计较，遇缘及施。尔亦便，随宜所便，应机而出，亦即禅宗的方便法门。炎凉何可无：也就是所谓遇炎则炎，遇凉则凉，禅门有“瘦竹长松滴翠香，流风疏月度炎凉。不知谁住原西寺，每日钟声送夕阳”之说，意在随意缱绻，随心所欲，自由自在，去领略这世界的炎凉。

此诗的“开馆天台山，山鸟为门徒”，在八大艺术中极具象征意义，无论是他身居丛林，还是他后来出佛还俗，一生都在孤寂、清静、纯粹的“天台山”中，这天台山，就是他的空王之殿。他是个“心灵的住持”，而鸟儿就是“门徒”。这

就像那位长期幽居天台的寒山子诗中所说的：“杳杳寒山道，落落冷涧滨。啾啾常有鸟，寂寂更无人。”八大以“山鸟为门徒”，其实，他的画就是他的“山鸟”，他通过画表达的是他的“鸟道”。“山鸟”之画，为他说世界的法，说世界的空法。正像博山元来有一首法偈所说：“净心即是西方土，水鸟时常演妙音。”鸟彰显出他对佛的理解。元来有诗云：“清光万里画图中，触目归云鸟道通。夹岸青榕遮棹影，冲霄白鹤唳秋风。禅那竟许尘缘人，解脱还将奥义穷。赤肉团中休放过，分明认取自家公。”在鸟道中，才能认出“自家”。

二、空鸟：性空的真实

行鸟道，鸟迹无形，故鸟道即空道。传说六祖惠能幼年时即有向佛之心，投弘忍时。问他姓什么，他说：“性空。”大乘佛学讲真空妙有的道理，认为一切法，都为空相，皆虚而不实。空不是说具体形象上空虚而难见，而是强调本源的空，即性空。佛学认为，一切法都本因缘而生，故无自性，故说是空相。佛教所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禅宗推崇的到彼岸的大智慧（摩诃般若波罗蜜），就是性空的智慧，“能含日月星辰，大地山河；一切草木，恶人、善人、恶法、善法，天堂、地狱，尽在空中”，这也是洞宗鸟道论的核心内涵，八大艺术很大程度上在诠释这一内涵。

关于空，八大在早期所作的《传贤写生册》里，就有如下语：

西邨展玩，喷饭满纸，南昌刘潜岳闻之，且欲索予《花封三啸图》，余答以诗云：十年如水不曾疏，欲展家风事无。

惟有荒园数茎叶，拈来笑破嘴卢都。

在禅宗中，显现一个宗门之特点，叫“家风”，八大风趣地说，他的“家风”，或者说他对佛核心精神的理解，就在一个“无”（或者“空”）字。这个“无”字，是南宗惠能禅法的真意，南禅被称为“无相法门”，以无念、无相、无住为其核心思想。所谓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。八大抓住一个“无”字，作为把握禅宗之进阶，应该说是抓住了根本。

八大的“画者东西影”也与空有关。八大认为，一切画中的相都是幻而不实的，都是空相，都是“假名”，八大画这个“相”，但心念却在“空”，他要画出“空”的“相”，在“空”之“相”中表现“实相”，表现有意义的世界。所以。八大作画，不离“相”，又不在“相”，“相”即非“相”，“实相”即在非“相”中。绘画要表现虚空背后的真实，并不意味在“相”背后有一个“实相”，有一个抽象绝对的精神在，其实，没有“相”之背后，更没有一个抽象绝对的精神（如西方哲学所言之本体），



双雀图 75.3cm x 37.8cm 纸本墨笔 浙江省博物馆藏



莲房小鸟 94.1cm x 28.4cm 纸本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

“实相”就在“相”中。

佛家的“无常”观对八大有着深刻的影响。世无常态，世态如泡影。就画来说，作一画，非一画。南宋无准法师说：“似则似矣，是则未是；若是伶俐衲僧，不作这般虫豸。”用龙树的话说，都是一种假名。画要写出目之所视的相，相为空，故相为梦幻空花，世界在空观之手的抚摩下，变成了非梦非实的对象。

石涛对八大这种追求，很有心会。他有题八大水仙图诗二首，第一首云：“金枝玉叶老遗民，笔墨精研迥出尘。兴到写花如戏影，眼空兜率是前身。”兜率是欲界的第四天，佛教说释迦牟尼成佛以前，就在兜率天，从天降生人间成佛。未来佛弥勒，也住在兜率天，将来也从兜率天下降成佛。从六朝开始，我国有兜率往生的信仰。石涛的意思是说，八大是从兜率天降临天下的，他天生就是一佛子。他虽然是个艺术家，但他的眼光却是佛的真空的眼光。所以，他看世界，看到的是一个“裸”的世界。他的画画的不是世界外在空间形象，而是世界的“戏影”。“戏”即假名，“影”是梦幻之象。以“戏影”来呈现世界的真实意义。《维摩经》说：“是身如影。”八大强调：“是画如影。”石涛曾画一幅《春江垂钓图》赠给八大，上有一诗：“天空云尽绝波澜，坐稳春潮一笑看。不钓白鱼钓新绿，乾坤钩在太虚端。”太虚端，八大的艺术就是要钓出太虚意味。

性空，是把握八大绘画的重要进路，即使他晚年离开佛门，这一思想仍是我们了解他的绘画的重要切入点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《莲房小鸟》图轴，是一幅太虚片云式的作品。款：“壬申之七月既望涉事，八大山人。”又题有“天心鸥兹”四字，作于1692年。这幅作品是八大对曹洞“鸟道”说的很好注释。兹以这幅图为线索，来看八大以鸟道表性空的思想。

在《莲房小鸟》图中，山人将一只似落非落的鸟，闪烁着欲动欲止的翅，睁着幽微难测的眼，独脚“似立”于似有若无的莲蕊之上。八大在《河上花歌》中说：“实相无相一粒莲花子，吁嗟世界莲花里。”佛教以莲花比喻人的根性，象征实相世界，强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。如果我们从佛教哲学的要义看这幅画，有这样的可能，八大的这枝莲花，无根无依，似象征根性绝对之独立；莲花若有若无，喻空幻不实；而一只闪烁的鸟，似落非落于莲蕊之上，似强调不粘不滞的无住义。当然，八大的莲房小鸟并非是为了表达抽象的哲理，但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，的确有喻示空观之义。思维“世界莲花里”，也说明他从根性看荷花、画荷花的思想痕迹。他又有题画荷花诗道：“一见莲子心，莲花有根柢。若耶擎莲蓬，画里郎君子。”他从莲花中看出了“根柢”，所言即是世界的本相。

禅家对图画的基本看法是“不著看相”，一切相即非真。

八大是接受这一观点的。八大曾多次谈到“无香说”。美国翁万戈藏八大古帖册十五开，其中第五开为临倪云林书，其语云：

太白诗：“风吹柳花满店香”；温庭筠诗：“香随诗婉歌随起，影伴娇娃舞袖垂”；传奇诗：“郎行久不归，柳自飘香雪”。不知柳花香在何处，而诗人言之也。李贺诗：“依微香雨青氤氲”；元微之诗：“雨香云淡觉渐和”；卢象诗“香气云流水”。此数者有香耶，无香耶？寄谓之无香也。于诗画亦然。

这里所谓无香之论，虽为云林之语，但也是八大服膺之说。香只是其表，无香始是其本；香只是幻，无香方是真；香是有情世界，无香方是实相世界。放之于大千世界亦复如是。玄奘译《心经》说：“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”正是无香说之所本。

在良价“行鸟道”的理论中，多以飞鸟以状其意。八大很少画飞鸟图，这里含有深长的用思。今仅见八大生平唯一的《飞鸟图》，图上题有一诗：“翩翩一双鸟，折留采薪木。衔木向南飞，辛勤构巢窟。岂知巢未暖，两鸟自相啄。巢覆鸟亦倾，悲鸣向谁屋！”这首诗曾被解释为表达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遗民悲境，疑解说有误。我以为，此诗表达的不一己之叹，而是人的生存之叹。在这首诗中，八大认为，人类因为目的、欲望而辛勤地劳作，无限地追求，就像一只飞鸟，一只总是在忙碌、追逐的鸟，有了欲望，就有求取，有求取，就会有争斗，有争斗，就永无安宁之地。所以，人类失落了自己的“屋”，是一个无“屋”者，以别人之“屋”为自己栖息之所，成了流浪者，一个生命之途的漂泊灵魂。八大不取飞鸟，原在于飞鸟易起追逐之想，失自性之真。

八大不画飞鸟，还处于这样的用思：飞鸟腾空，无依无凭，遁迹人伦，固然可以见其空灵，但这是脱略尘世的空，不近凡尘的空，这样的空虽有空意，却又背离了禅宗不有不无的不二法门，如《信心铭》所谓：“遣有没有，从空背空。”这也是南宗禅与庄子哲学不同的地方之一。庄子哲学强调逍遥高蹈，遁迹于无何有之乡。在超越“有”这一点上，南禅与庄子是相通的，但南禅并没有停留在“空”上，其哲学取向的准确表述应该是“不有不空”。落于“有”，则会有粘滞；落于“无”，又会遁入空茫。所以，八大的空，不是绝对虚无的空，而是毕竟空，是非有非无，是一种不加分别的心灵境界。其实，他晚年的绘画正在实践这一点。

山人的鸟道不追求独鸟高飞的拔尘之韵，而就在世间，就在“有”中，而不沾寸丝之韵。他的“鸟道”不求高飞远翥的旷落，而重即物即真的体验。他的“鸟道”，不在高高的天空，而在山峦上，在小石旁，在静谧的小洲，在独立的枯荷上

鸟儿似落非落，翅膀似飞未飞，不是为觅食而来，多现闲适之态，有的悠闲地栖息，有的打个盹，有的圆睁着混沌的眼睛。这正是良价所说的既存鸟道，不行鸟道。行鸟道，以见其空；不行鸟道，以见其有。

三、鸟路：无念的心法

不从人路，而行鸟道。鸟道者，不滞形迹，无念之路也。

空相的关键在于心灵的空，禅宗所谓一念不生，万法无咎。禅宗所说的无念与庄子是有区别的。庄子论妙悟，强调心斋坐忘，使身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以排斥心念为其根本特点。而禅宗强调“无念者，于念而不念”，不以排斥心念为其根本特点，无念的核心是以真如念为念，所谓真如念，就是本源清净心，它是人的自性，所谓“夫无心者切真心也，真心者即无心也”禅宗以真如心为体，念即是真如心体之用。于念中不念，在不念中有念。念与不念为一体。无念，不是什么不想，而是强调无所系缚，不沾不染，如寒塘雁迹，不留痕迹，一切都在平常中，解除目的的求取，解除对境相的分别。

八大对禅宗无念为宗的思想有很深的解会，今存留的八大作品和文献资料中，这方面的内容很丰富。无念是其基本的哲学观念，也是他重要的艺术思想。其中涉及到山人艺术中一系列重要观念。他提出不少与此相关的概念，如“天闲”、“涉事”、“天心”等，来突出这一思想。

1. 天心。山人的无念之心，是一片天光自明，一痕真心乍露。他在《题梅花》诗中写道：“泉壑竄无人，水碓春空山。米熟碓不知，溪流日潺潺。”云来鸟不知，水来草不知，风来石不知，因为我无心，世界也无心，在无心的世界中，云无心以出岫，溪流潺潺，群花自落。洞山良价有法偈云：“青山白云父，白云青山儿。白云终日倚，青山总不知。”八大在此诗中传达了和良价一样的思想。

山人另有诗道：

春山无远近，远意一为林，未少云飞处，何来入世心。
(《题山水册》)

无心随去鸟，相送野塘秋。更约芦华白，斜阳共钓舟。
(《无题》)

侧闻双翠鸟，归飞翼已长，日日云无心，那得莲花上。
(《题莲花翠鸟》)

这几首小诗反复出现在山人的作品中，第一首说在无念心境中，群山已无远近，远近是人的空间感，在无念的境界中，人心退去，天心涌起，山林禽鸟都是我的心。第二、三首描绘的也是与“入世心”决绝的境界，在这里斜阳依依，轻风习习，



湖石翠禽（局部）129cm×40.5cm 纸本墨笔 广州市美术馆藏

心随飞鸟去，意共山林长，白云卷舒自如，莲花自开自合，一切自由自在。正像上引良价之诗所云：“白云终日倚，青山总不知”，山人这里是“白云终日倚，莲花总不知”。

在上节所讨论的《莲房小鸟》中，山人有“天心鸥兹”之款识，并有“天心鸥兹”之印。此本于《列子》中一个故事，从前有一个住在海边的人，喜欢鸥鸟，每天早晨到海边，和鸥鸟一起玩乐，成百上千的鸥鸟落到他的身边，一点也不害怕。他父亲知道后，就对儿子说：“为我抓一只来。”次日早晨，此人照例到海边，但鸥鸟在他的头上飞来飞去，不再落下。因为他有了机心，有了贪欲，有了目的，而鸟儿是忘机的。八大要做一只“天心”鸥鸟，与世界游戏。在中国艺术中，“忘机，成为一种境界，像唐代画家、诗人张志和号称“忘机鸟”，他的“江上雪，浦边风，笑著荷衣不叹穷”的讴歌，他的“乐在风波不用仙”的境界，就是无心。苏轼词云：“谁似东坡老，白首忘机。”这也在彰显一种无心的境界。梁份在《与八大山人书》中说：“长儿文起来近提，甚悉硕果之足以见天心也。”

八大此印款和后期常用的另一枚图章“天闲”意思相同。这枚印章，学界多以“夫闲”释之，意为：老夫是个闲散人，甚至有的论者还将此印与所谓八大“婚姻”联系起来（夫的意思被说成是丈夫）。其实，这是一个误释。“天闲”是庄子哲学的重要境界。庄子曾举马的故事说天人之别，野马放逸，任其驰骋，这是天；将马套上缰绳，装上衡轭，马成了一个非自由的马，一个任人驱使的马，这就是人。庄子“天闲万马”的境界，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的境界之一。董其昌论画有所谓“天闲万马，皆吾师也”、“天闲万马，皆吾粉本”之说。八大山人用此语，来强化他的无念说。八大在评倪雲林时，以天骏腾空，白云出岫”形容其妙，所赞扬的正是空灵廓落之境。

2. 涉事。在上节所举山人《莲房小鸟图》中，山人又有“壬申之七月既望涉事”之款识，其中“涉事”二字在山人后期作品中多见。它是八大作品独具的面目，中国绘画史上没有此例。他将绘画称为“涉事”，突出的就是无思想。对此，八大在1693年所作《鱼鸟图卷》自识中有具体解释：

王二画石，必手扣之，蹶而完其致；大戴画牛，必角如尾，蹶而成其斗。予与闵子，斗劣于人者也。一日出所画，以示慢亭熊子，熊子道：“慢亭之山，画若无逾天，尤接笋，笋者接笋，天若上之。必三重阶二帖纸，纸处俯瞰万丈，人且劣也；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，是斗胜也。”文字亦以无惧为胜，矧画事！故予画亦曰“涉事”。

写文章，必以无惧的心态方能取其胜，画画也是如此，以无惧的心态、好斗争胜之心方能画出好画。山人说，他是劣于斗的人，他不是以好斗——勇于挑战的心理去作画，而是随意而往，

所以他作画称为“涉事”——只是随便来做这件事而已。“涉事”，就是“平常心即道”。

禅宗强调诸法平等，反对争斗。有个和尚问赵州大师：“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赵州说：“老僧只管看。”“只管看”，不是做一个世界的看客，而是不起一丝争执之心。不争之心，不于心念上去探讨，就是不起念。有争辩之心，就是冲突不平之心，此心流转于内在幽暗的波浪中。唐代玄朗禅师说：“世上峥嵘，竞争人我。”证悟之后，就是由峥嵘的尘世，走入平和之境。禅心说到底就是一种无冲突之心、不争之心、所在皆适之心，虽无所追求，无所得，无所辩，但一切圆融，平和如大海，不增不减；如太虚，廓然荡豁；如朗月，一片澄明。

翁万戈藏八大临古帖册十四开，其中第四开为临怀素书，其云：“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；雁过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，故君子事来而心始见，事去而心随去。”所录此语颇能反映八大的思想。所谓“涉事”，就是无所“涉”，无所“事”，虽“涉”而未“涉”，虽“事”而无“事”，如赵州的茶碗，一切平常而已。

八大晚年颇神迷“鼓腹而歌”“羲皇上人”的上古境界，没有争斗，没有过分的欲望，质朴自然，从容恬淡，像夏日的南风和煦吹拂。八大有一诗云：“文窗九方便，凉风过时数。千金延上人（自注云：羲皇上人也）；百万图老虎。”他在艺术中就“延”入这样的“羲皇上人”精神。他笔下的鸟，多神情古异，鹌鹑是他最喜欢画的鸟类之一，他笔下的鹌鹑，拱着背，冷着眼，尤其是鼓着腹，一副不落凡尘的样子。

3. 瞑鸟。八大山人喜欢画鸟，很少画飞鸟，也很少画觅食、追逐的鸟，他的鸟或是悠闲地静栖，或是冥然入眠，今见其有多幅睡鸟图。

美国佛利尔博物馆藏有八大十一开的花鸟册，其中第九开为《瞑鸟图》，画一枯枝上的睡鸟，上有“八大山人画”的款识以及《八还》朱文印。

山人有四开《花果册》之二为一瞑鸟，卧于迷离的怪石之上，石头只以淡淡的墨草草地点出轮廓，再以笔尖略染数点，给人若有若无的感觉，突出无所用心的韵味。

现藏于广东佛山市博物馆的八大《柳禽图轴》，是其晚年的作品。画怪石旁的枯柳，柳树柔软的枝条在寒风中舞动，枯枝上二鸟独脚站立，静静地栖息，微闭的眼睛，似乎正在进入梦乡。这幅作品同样突出的是悠闲、无念，世界的一切似乎都离它们远去，它们栖息于这世界的宁静中。

八大的睡鸟图与石涛的《睡牛图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表达无念于心的思想。《睡牛图》石涛自题诗云：“牛睡我不睡，我睡牛不睡。今日清吾身，如何睡牛背？牛不知我睡，



书画册之二 30cm×25cm 纸本墨笔 1699年 上海博物馆藏（左上）

山水花鸟图册之六 纸本墨笔 37.8cm×31.5cm 1694年 上海博物馆藏（左下）

鸟荷图 94.1cm×28.4cm 纸本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（右图）

我不知牛累。彼此却无心，不睡不梦寐。”牛睡了，我睡了，牛不知我睡了，我也不知牛睡了，不秉一念，不存一心，一切都自由自在地存在，互不关涉地存在，互不影响地存在。瞑鸟和睡牛二图突出的就是这样的无思想。

4. 不滞情境。八大的艺术对人类“滞情境之困境多有揭明。所谓“滞情境”，就是流于情感取舍之途。人有欲望，其行为就会有目的，在目的的驱使下，就会去追逐。追逐在欲海中，就会失落真性。在追逐中，必有所受，得之则喜，失之则忧，喜怒哀乐之情必由之而起。于是，人们陷入了情的困境中。

在《传纂写生册》上，八大山人题诗有谓：

月自不受晦，澹烟蒙亦好。俯仰睇晴轩，篱根空皎皎。此时世上心，所习惟枯槁。谁解惜其花，长夏恣幽讨。

月自明，即使有澹烟蒙其上。也不失其本自的光明。而“晦”是人所造成的。人的心中有遮蔽，月则无光。世界中一切，本自皎皎，即使是野田篱落，也自有生命之光辉。“此时世上心，所习惟枯槁”：说的是人何以造成遮蔽的根源。语本良价。良价有“三渗漏”说，即见渗漏、情渗漏和语渗漏。见渗漏说的是知识方面的障碍，语渗漏说的是字句中的障碍，而情渗漏说的是人情感取舍的障碍，良价解释情渗漏说：“智常向背见处偏枯。”《人天眼目》卷三引明安云：“谓情境不同，滞在取舍，前后偏枯，鉴觉不全，是识浪流转途中边岸事，直须字字中离二边，不滞情境。”这正是八大所说“此时世上心，所习惟枯槁”的语源。它指出，凡俗之见，为情欲所滞碍，一味取舍，在目的求取中失落了对真性的领悟，只能每走偏槁，造成对世界的误读。所以，偏槁之见，乃情境所滞，世界的活络与其爽然而失。八大认为，走出情境的拘束，让世界皎皎光明地呈现。

至乐无乐，是庄子哲学的根本思想，也是禅家要诀。在小乘禅法中，无喜乐感就是悟禅达到较高境界的重要标志。如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悟入最高的四禅，四禅之境以念清静、非苦乐受为其重要特点，去喜乐之受，灭去一切欢愉，心中湛然如明镜止水。南宗禅更以超越喜怒之情为不二法门的重要标志，所谓无念之法，就是一念不生，也包括对喜怒哀乐之情的超越。临济义玄说：“尔一念心爱，被水来溺。尔一念心嗔，被火来烧。尔一念心喜，被风来飘。”（《临济录》）不滞情境的思想与八大故国之情表面上看有矛盾，长期浸染佛门的八大正是通过禅宗的无念哲学来克服心中的痛苦，他选择了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的解脱方式。他所画的鸟的眼神与此有关。

5. 去机心。山人“天心鸥兹”款识中涉及到去机心的问题，其实“灌园长老”之号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。在《传纂写生册》之三的一则书法作品中，八大有一有趣的记载：

己亥七月，早甚，灌园长老画一茄一菜，寄西邨居士云：“半磷茄子半磷蔬，闲剪秋风供苾刍，试问西邨王大老，盘飧拾得此茎无。”西邨展玩，喷饭满案。

“灌园长老”之号，在山人早期作品中多见。此本《庄子·天地》，该篇记载，子贡南游楚国，返晋，过汉阴，见一老翁浇菜园，抱着一个大瓮到井中灌水，吃力多而功效少。子贡说：你为什么不用水车呢，水车用力少而功效大。这老翁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于胸中，则纯白不备；纯白不备，则神生不定；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载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为也。”故事核心在反对机心，因为用机械，就是一种机事，是机事，就会有机心，有了机心，就破坏心灵的“纯白”——纯而不杂、光明澄澈的心灵。八大取“灌园”之典，所重即在破机心。机心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、知识的活动，同时也是受法度约束的活动。

6. 芋头禅。八大说，他在佛门，过着“三两禅和煮菜根”的生活，生活平淡，但平淡中自意味。《传纂写生册》中有一幅芋头画，上有《题画芋》诗云：“洪崖老夫煨榾柮，拨尽寒灰手加额。是谁敲破雪中门，愿举蹲鸱以奉客。”藏于日本的杂画册，也有山人所画的芋头，并有诗云：“云居鬼狻猊峻嶒，僧寺疏山与蜀岩。却上画图人脍炙，未向江解说长馋。”在《个山杂画册》也有其《题画芋》诗一首，其云：“欧阜明月湖，鬼戟盈仓箱。仓箱似蹲鸱，读易休为王。”“芋头禅”，得无念无住的禅门宗旨。

从以上例举八大无念哲学相关的内容看，八大融通道禅哲学精神，以无念为法，强调以光明朗洁的心灵照耀世界，在无遮蔽状态中显现真实。他所提倡的无念思想，就是禅宗所倡导的“平常心是道”。八大深谙赵州大师“吃茶去”的哲学深意，他在《十六罗汉颂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咱吃盃茶，塞白时，尔在泰庙里褪牙齿。”暗喻的就是“吃茶去”的禅宗公案。马祖说，平常心就是“无造作，无是非，无取舍，无断常，无凡无圣。经云：非凡夫行，非圣贤行”，是菩萨行”，去除目的、欲望、造作，去除一切分别见，就连成圣成佛的欲望也去除，





杂画册之一 25cm×20.9cm 纸本墨笔 广州市美术馆藏